

妙法



佛教 · 文化 · 藝術



第136期 · 2023年1月

非賣品

走出「愁城」 活好當下

你感覺：時間過得飛快，還是度日如年？

——說「度日如年」，那是因為過去三年我們都被那瘟疫困擾，真是一個「困」字，不少人困在香港，甚至是困在家裡！用「度日如年」來形容，雖有點兒誇張，但一個「年」字可教我們想到新的一年又來了！

很好、很好，總算有一個好消息：通關了，開放了，大家可以舒一口氣了！

我們可以到處走走看看，總好過「困坐愁城」。農曆新年前半個月宣佈通關，真是一陣「及時雨」！

我們妙法寺也一下子活躍起來，就在剛宣佈即將「開放」那天，便有多隊旅行團作本地遊的來到妙法寺。

三年來，到寺院來禮佛者，用「冷冷清清」四字形容，並不為過。這是瘟疫當前無話可說。

今天，我們可衷心地祝願大家走出困境，讓身心來得舒泰一些。到屯門藍



如意吉祥！

妙法寺仝人敬賀

《九魚圖》李煥平作品

地作一日遊也是一個好節目。

先在妙法寺好好地觀賞一下花草樹木，好好地禮佛，然後，我建議大家到旁側的藍地大街走走看看，觀賞一下

妙法寺

地址：香港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
電話：24618567 網址：www.mfbm.hk



這些足以令我們產生懷舊思緒的鄉村風貌。

有不少遊人有以下的評語——

到藍地大街走走很有意思，它雜上好些新潮小店，連亞洲一些國家地區的小食風味也有，有些還具法國露天茶座特色的。既保留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鄉間小店風情，也有「前衛」「新潮」的，譬如：新髮型店之類。真有趣。

今時今日，能夠如此交通方便地走進鄉間小鎮去，而且也接觸到一點懷

舊風情，藍地大街實在是個不錯的好去處。

遊寺兼遊街，一樂也！趁着農曆新春的喜慶熱鬧；趁着冬去春來的日子來臨；趁着「三年愁城」的過去，讓我們提醒精神，活好當下。

就在距離農曆新年還有十天的日子，我在藍地大街走走看看，又感受到一些喜慶氣息——有好幾家小店售賣揮春、對聯，過年呀，紅彤彤的，多好！



心情喜悅

接近耶穌誕的時候，很多地方都擺放紅葉盆栽，這是增加熱鬧氣氛。

反正「耶誕」也接近新年了，在這些日子裡擺放紅葉盆，同樣是一派喜慶洋洋。近些日子在妙法寺內看到這些紅葉，心情也很好，特別是在現今疫情日漸放緩的時候，人們也希望到處走走看看，即使是「走馬看花」，也可把心情放寬開來，讓我們迎接更美好的日子。



回來了！

疫情三年，三年來不少人「枯坐」家中。一旦開放（其實是疫情稍作緩和），人們便希望多些機會在郊外走走。

趁着公眾假期，趁着大地回暖，旅行團也蠢蠢欲動了。那天耶誕次日，我剛回到妙法寺便遇上兩個旅行團，合共百餘人到來參觀。一下子，又感覺到熱鬧興旺回來了。

自性.....

陳青楓

我們在學習佛文化的時候，最重要一點是要明白「自性」。

「自性」是什麼呢？——照字面解便可以了，是我們自家本來就具備的性情。那麼，我們「本來就具有的性情」又是什麼呢？——佛性！

這一點認識非常重要，很多人似乎不明白這點，求佛性總是向外求，「求觀音菩薩」、「求如來佛祖」、「求……」心在想、口在唸，想的，唸的都是向外求，向他人求。這就是「迷失本性」了吧？而佛教文化裡，特別是我們在學習《壇經》，常會看到六祖惠能大師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大家要回歸本性。

請看看《壇經》裡這一句：

「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

佛是眾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

你看，惠能大師這個說法是何等的清晰明白，是深入淺出地告訴我們一些道理，可不像某些「說法大師」，惟恐別人說他「沒料」，總是彎彎曲曲，故布高遠地去說道理。結果呢？大眾祇是「聽得一頭霧水」而已。

——「你聽得一頭霧水嗎？那是你的修為未夠，你未能理解！」

甚至會說：「你連進入門檻也沒有！……」

這是嚇唬別人而已。當我們曉得實情之後便會「啞然一笑」。

《壇經》之所以千年來不斷地廣為傳播，不斷地受大眾歡迎，這實際上就是它在「實事求是地講道理」。



禪詩・禪話 (二)



土饅頭

城外土饅頭
餡草在城裡
一人吃一個
莫嫌沒滋味

這首詩看起來像「打油詩」，淺白、易懂。表面上像「白開水」，但讀過之後，慢慢咀嚼一下却有很好的滋味。

我們可特別留意的，是寫這首詩作者名王梵志。他是唐代僧人，但他的詩却是很民間的，很深入民間，在民眾的生活裡活起來。但我們在留傳下來的唐詩宋詞裡很少見到他的姓名，他可不像李白、杜甫、王維那些「大家」。王梵志的詩稿還是從敦煌遺稿裡才見到的，後人也為之結集。

這首「土饅頭」，也像王梵志其他的詩，都很通俗。「土饅頭」指的是墳墓。我曾經到過敦煌，車在戈壁灘上行走，我也看到一個個簡陋的「墳」，僅是一堆泥土堆起來，真像「土饅頭」。

有與無

四大由來造化工
有聲全貴裡頭空
莫嫌不與凡夫說
祇為宮商調不同

此詩作者從諗，是唐代禪師。

我們先來說一句詞語：何謂「四大」？「四」者乃指地、水、風、火。大，指其廣大。這首禪詩，不難明白的，它道達出廣博的地、水、風、火這「四大」之有，都是從無中來的。——「有聲全貴裡頭空」。這首詩題目是「魚鼓頌」，是借「魚鼓」來說明問題。

後兩句則坦蕩蕩地說明「有」與「空」，一般執迷未悟者可能不理解的，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呀，這好比音樂水平的不同，（宮商，指音樂。）這其實是希求一般民眾對禪學作進一步的認識與學習。

「怪詩」？

焰裡寒冰結
楊花九月飛
泥牛吼水面
木馬逐風嘶。

這是一首「怪詩」嗎？——火焰裡怎麼會結冰？不可能在九月見到楊花；既然是泥牛，怎會在水中吼叫？同樣地，既是木馬，又怎麼「逐風嘶」？

表面上，都是荒謬的。作者正是利用這種「不可理喻」的荒謬去說明問題——我們不必太「理性」地，循着規矩地去思考問題，是可以換過一個角度去聯想的。

寫出這首「怪詩」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佛教領袖人物，他是唐代的曹山本寂，即是曹洞宗的開山祖師。

如果你讀這首詩，僅僅從荒謬、怪誕這樣的角度去理解，顯然與個「禪」字仍未帶上感覺。

獨釣寒江雪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這首詩，相信不少人都讀過了，他是唐代著名詩人柳宗元的作品。柳氏不僅詩寫得好，也同時是一位提倡古文的領導人物，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稱號。

這首「獨釣寒江雪」，我們不妨閉上眼睛慢慢地唸，慢慢地咀嚼它的意境，你將會一下子地被它打動。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是何等的一種孤寂之境。「鏡頭」一轉，一個人在寒冷的江面上釣魚，那份淒迷一下子把那孤絕提升起來了，更形迷茫。

我們在體會禪詩的時候，是不是也可以本此心境？

不少寫國畫者也都以此作題材，但真正能表現出那意境的，實在不容易。僅僅寫一個「獨釣寒江雪」的漁翁，也無甚意思。

如意吉祥利是封

如果你有興趣收集利是封，也許在農曆新年前你會有一項愉快而又有意思的活動。

今時今日，「利是封」已經不僅僅是為了封利是，還成為一項有趣有意義的設計。一些機構更以利是封作為推廣，真是多姿多彩。設計利是封，寫上吉祥語！也是今天很多人喜歡收集的原因！有一位朋友收集利是封就好像集郵，五花八門，七彩繽紛！你也可以見到，今天的利是封更多地以小朋友的喜愛為設計對象，這更增加它的功能作用了。







談佛陀的怨親平等

· 智 銘 ·

（原刊於一九八八年二月《內明》第一九一期）

佛陀成道以後，曾經返回故國省親，方便度化了不少的王親國戚出家，連他尚是太子身時與耶輸陀羅所生的獨子羅睺羅，也成了佛陀僧團中的第一個小沙彌。其中如同父異母弟弟難陀、堂兄弟提婆達多、阿難及姑母之子室師等等，都出家而為僧團中一份子。雖然有了這麼多血親加入僧團，但佛陀對待他們一視同仁，沒有任何特殊優厚的待遇。

當佛陀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的時候，他的弟弟難陀也住在那裏。那時候的比丘們，身上穿的是糞掃衣，手內持的是粗瓦鉢。可是難陀却不然，他的身上却穿着鮮艷上好的淨衣，手持上好的淨鉢。意氣昂揚，態度驕慢，凌辱其他的比丘，常自高言說：

「我是佛陀的弟弟，是佛陀姨母所生之子。」

這種自抬身價，希望在僧團中享受特權的傲慢作風，很不為其他比丘所能接受。所以有很多位比丘去到佛陀前稟告說：

「世尊！難陀比丘身穿鮮艷的上好淨衣，手持上好的淨鉢，口口聲聲說自己是佛陀的弟弟，是佛陀姨母所生之子，他充滿驕慢，凌辱侮蔑其他比丘。」

佛陀聽了這些比丘們的投訴以後，就吩咐一位比丘去召喚難陀來。那位比丘依佛陀的囑咐，到了難陀的住處，告訴難陀說：

「世尊召喚你，請你快去！」

難陀聽了，立即動身去到佛陀座前，頂禮以後站在一邊，佛陀問難陀：

「你真的穿着鮮艷的上好淨衣、手持上好淨鉢，又口口聲聲說是我的弟弟，是我姨母所生之子，對待其他比丘態度驕慢，真有這樣的事嗎？」

面對佛陀嚴厲的質問，難陀如實地答道：

「是真的，世尊！」

佛陀告誡難陀說：

「你不應該做這樣的事，着好衣、持好鉢，對你一點好處都沒有。相反地，你應當樂住阿練

若，住在塚間樹下，衲衣乞食。你若是我弟弟，是我姨母所生之子，就應當修頭陀行。」

難陀經過佛陀的這一番教訓以後，就很誠懇地改過，遵照佛陀的指示修頭陀行，很有成就，他能言善道，將聽自佛陀的教說，以及自我的實踐所得，能用來教導其他的比丘，他的說法很是得體，深獲一般比丘們的好評和佛陀的讚許。有一次，佛陀當着大眾說：

「在善說法的諸比丘之中，難陀比丘最為第一；他的儀容端正，以出身豪姓之子來說，難陀比丘最為第一；他捨棄一切的欲求，更能收攝諸根，飲食知量，於初夜、後夜精勤修道，修念覺意，常現在前，難陀比丘更是最為第一。」

「怎麼說他能攝諸根呢？因為他已經不着色、聲、香、味、觸、法。

怎麼說他飲食知量呢？因為他只求食以止飢，不為色力；只為修梵行，裁自取足，如自脂車，亦如治癰，不為色力，肥鮮端正。」

「怎麼說他初夜、後夜精勤修道呢？因為他晝則經行，夜則坐禪，除陰蓋心，於其初夜，洗足已訖，正身端坐，繫念在前，入於禪定，

訖於初夜；又於中夜，右脇着地，足足相累，繫念在明，修念覺意；於後夜初，正身端坐，繫念在前。難陀於初後夜，專心行道等無有異。你們這些族姓之子呀，難陀比丘檢心不散，正觀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檢心觀察，不會錯亂，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悉知是緣起法，並知此諸受起、滅、久、近；亦知諸想起、滅因緣；亦知諸覺當住、起、滅因緣。你們也應作如是學，守攝諸根，飲食知量，初、中、後夜，精勤修習，修最上念覺，一如難陀者然。」

「我今日之所以教你們學難陀所修之行，是希望你們能如難陀一樣有成就，倘若真有比丘學難陀之行，他的成就也必和難陀一樣。」

難陀是一位很聰明、很有善根的人，他受了佛陀的教訓，能知過而改，終成道業，蒙佛讚歎。這是佛陀行怨親平等教法的一大成就。若當初佛陀有絲毫徇私之情，對難陀比丘穿好衣、食好食、憍慢自大予以寬容、寵縱的話，不但難陀不能知過、改過、遷善，而佛陀也失其怨親平等的精神了。

別外還有一位叫「室師」的比丘，他是佛陀

「終日說菩提」

《壇經》裡說——

「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駛求者，終日說菩提。」

這則話，最重要是最後兩句。它正好告訴我們，長期以來，不少學佛者、參佛者，都是「得個講字」，口中不斷地唸着佛號，有用嗎？——一味的唸佛號，或者一味的在「終日說菩提」，那祇有兩個原因，一是懇求佛菩薩「打救」你，這是「向外求」；另一個原因是以為這樣唸便可以了。

是真的可以嗎？《壇經》裡這則話是切實地告訴我們：重要的是學習，是理解，然後切實地去做。——自性，是我們有自身的能力，這是本性，不假外求。

姑母所生之子，與佛陀有表兄弟之誼，隨佛陀出家以後，心中也常懷驕慢，對有德的長老比丘不加敬重，內心毫無慚愧，自己常口無遮攔，對其他比丘要理不理少與搭腔的漠視態度，很不高興而心生瞋恚，比丘們見他如此驕慢，有點忍受不了，就去佛陀之前稟告：

「世尊！室師比丘常生驕慢，常常說：『我是佛陀姑母之子。』對其他長老非常輕慢，話無休止，對其他比丘不與其語的態度，常生瞋恚。」

佛陀聽了，告訴一位比丘說：

「你去叫喚室師比丘來。」

那比丘奉了佛陀之命，去召喚室師比丘。室師比丘很快地去到佛陀座前，佛陀問他：

「你見了諸長宿比丘無恭敬心，無慚無愧，自己多言，其他比丘不與你共語的時候，便生瞋恚，這事是真的嗎？」

室師比丘稟告佛陀說：

「是真的，世尊！」

佛陀告誡室師比丘：

「你若真是我姑母之子，應對宿德長老比丘

深生恭敬，有慚有愧；自己應該少說話，聽到他人說話時，尚應該多修忍受。」

室師比丘受佛陀告誡以後，也能改過自新。在諸豪姓親族之中，唯一不受佛陀教化的，只有提婆達多。他是斛飯王之子，是佛陀的堂弟，與阿難尊者是親兄弟。可是，他兄弟二人的德行却完全不一樣，阿難尊者一心奉事佛陀，二十年多寸步不離；而提婆達多在讀誦六萬法藏並修得神通以後，以為自己的成就已超過了佛陀，應與佛陀分享一切的名聞利養。因而與佛陀分庭抗禮起來。

有一天，他在四禪定中暗自思惟：

「這個摩揭提國，誰為最勝呢？只有太子阿闍世，當會繼承王位，我今天若能將他調伏，就能駕馭一國的人民了。」

提婆達多這魔念一起，就出定前往太子阿闍世處，神通變化為一頭寶象，從門而入，非門而出；又變為一匹寶馬，也從門而入，非門而出；再化為一沙門，從門而入，靠向虛空而出；最後化為一個身着瓔珞莊嚴的小孩，跳坐在阿闍世的膝頭上。阿闍世見他可愛，就抱起小孩，嘴對嘴

「為做而做」

《四十二章經》裡有這樣一句話——

「佛曰：吾法無念念，行無行行，言無言言，修無修修。會者近爾，迷者遠乎。言語道斷，非物所拘，差之毫釐，失之須臾。」

佛教導我們不要為念而念，不要為修行而修行，也不要為說而說。最要緊的，是我們清楚明白本身真正的追求是什麼。我們也不要受外間的規限與影響而妨礙了自己的修行。一切都在乎自己的覺悟、理解。明白了這些之後，心境便澄明了。

這節話最重要的便是提醒我們不要「為做而做」，那是一種形式而已，沒有好處的。

地吻着，並將自己的唾液吐了一口王小兒口內。提婆達多為了名聞利養，竟將阿闍世的唾液嚥下去了。

「提婆達多見阿闍世已上鉤，乃自小兒身回復原來的比丘身。阿闍世見他有這許多神通變化之事，認為提婆達多的神通變化比佛陀要高明多了，所以對提婆達多深生敬信之心。自此，每日以五百車食物供養提婆達多，而提婆達多也籠絡了五百位比丘成為一派，天天接受供養。」

這時候另有些敬仰佛陀的比丘在王舍城行乞，乞食完畢以後，回到佛陀座前稟告說：

「世尊！我們去王舍城乞食的時候，見提婆達多召集遠近比丘五百人，大獲供養。」

佛陀聽了，告訴比丘們說：

「你們對提婆達多的受供，不應生欣羨之心，為什麼呢？提婆達多已為利養所傷害，就好像芭蕉樹，一旦生出果實就會死掉；也像蘆竹結子、狙獮騾懷孕一樣，都是要喪命的。提婆達多得於利養，他將來的結果與這些沒有什麼分別。」

提婆達多愚癡無智，不識義理，將長夜受苦，是故汝等，若見於提婆達多為利養之所

危害，宜應捨棄貪求之事，審諦觀察，莫貪利養。」

佛陀聽了比丘稟告說提婆達多得甚多利養之後，為什麼不也叫比丘去喚他來教誡一番呢？佛陀知道提婆達多沒有善根，愚癡無智，教化不了，所以只是教其他比丘不要像提婆達多一樣地貪圖利養。

以上所所述的三位比丘——難陀、室師、提婆達多，與佛陀都有血親關係，佛陀度脫了難陀與室師，對提婆達多則予捨棄不度，這是因為難陀與室師二位比丘有慚愧心，能自力向上，成就了被度的因緣；而提婆達多無慚無愧，自甘墮落，無有被度的因緣，所以佛陀只好將他放棄。這可以給我們一個範例，學佛的人是否能得度，全看學佛人是否自力向上，成就了被度因緣；若自力不向上，沒有成就被度因緣，佛陀再慈悲也莫可奈何。佛陀是怨親平等的，能度者雖怨不度，不能度者雖親亦不度。



生活語言

生活中的語言，其實就是我們生活磨練、體驗的積累，是人生的智慧。

我們隨便舉例說說——

「心靜自然涼！」

這話語便很有生活學問了。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裡說——

「心安而後道隆，飲食知節量，常樂在空間，心靜樂精進，是名諸佛教。」

你看，心清靜便容易精進。心靜自然涼，這個「涼」字便是引導我們如何去建立一個學習的基礎。「飲食知節量」，不正是我們平日經常說的：「飲食要有節制，不要暴飲暴食！」

你看，佛學其實是多麼接近我們的日常生活。

濟公誕活動



濟公「法號道濟，又稱濟癲和尚」濟公活佛，俗家名李修賢，生於一一四八年，歿於一二〇九年，有說他的誕辰是農曆二月二日，屬於南宋時期人物。

濟公活佛在民間印像是瘋瘋癲癲的，不似一個俗世的「出家人」，甚至被稱為「狗肉和尚」。但他的好打不平，為民做好事的形象却是深入民間的。於是這位道濟禪師也像不少著名佛道人士一樣，被供奉起來了，不少地方都有「濟公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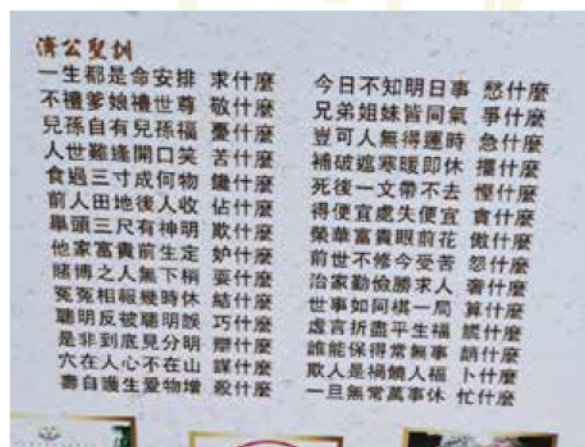
香港同樣「供奉濟公不甘後人」，在港島，原來的灣仔迪龍里有一座濟公廟的，但是後來此地改建商廈，迪龍里濟公廟也就遷移到上環廣福義祠去。

廣福義祠即是百姓廟，在太平山街，供奉的是地藏王。此祠建於一八五六年，逾百年歷史了，它廣為人知的是當年收容了不少重病，以致一些客死異鄉的「孤魂野鬼」，遂有百姓廟之稱。東華三院的前身也正是廣福義祠。今天，「百姓廟」的那些神主牌，安放在廟的後座，前方就是供奉地藏王與濟公活佛的地方，也像其他一些廟宇那樣，還有其他的菩薩像，以及太歲元辰等，可「式式俱備」的。

前些日子，路經此地順便「入廟拜神」，禮敬諸佛。可想不到却有意外收穫。原來這濟公廟也同時舉辦濟公誕活動。用文字與圖片介紹濟公生平事跡。有趣的是連那套「濟公服」

也展示出來了，原來香港也曾舉辦過穿著濟公服這活動的，甚至列入健力士大全中去。

所有佛道其實都是導人向善的。濟公——道濟當然也不例外。在這次展覽中，也展示出一則「濟公聖訓」，很有意思的，不妨在這裡刊登出來供大家參看。



迪龍里的濟公廟

廣福義祠

香港百年來的濟公足跡

廣福義祠 - 香港百年來的濟公足跡

灣仔區是港島最早發展的區域之一，因此有著不少的古蹟，單是皇后大道東上，便有舊灣仔郵政局、舊灣仔街市及灣仔洪聖古廟等。在這條街上，還曾經有一條歷史悠久的掘頭小巷「迪龍里」。相信只有熟悉灣仔區的老香港才有印象。迪龍里落成的年份，早已無從考究，不過據資料顯示，巷內座落兩所廟宇，分別是門牌為迪龍里12號的緩靖伯廟，以及相傳建於1847年的濟公廟。

因土地收購及區內重建，這小巷及週邊位置均被清拆，改建成現今的胡忠大廈。

遷入百姓廟的濟公

原本位於迪龍里的濟公神像幾經轉折最終落座於現時太平山街的濟公廟，現時由東華三院管理。

濟公誕與濟公信眾

說起濟公，不少人會聯想濟公電影。90年代的香港社會，濟公一時成為影視界的熱門創作題材，濟公在內地是一名相當著名的活佛，濟公傳說所記載的故事，亦不斷被媒體以之為題制作成大眾化的影視節目及歌曲。在中國民族故事的傳奇人物中，有抱打不平的梁山好漢；鐵面無私的包公；以及形象破格，濟世為懷的濟公，三人並列。濟公傳說於2006年被列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據載濟公文化於40年代由潮州一帶傳入香港，至今跨越三代人士。在民間信仰中濟公不是最高的神祇，而是親民的使者。濟公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為民請命的形象深入民心，成為百姓心中的英雄，濟公可說是佛教最深入民間的人物之一。現時每逢濟公誕，都會有大批善信到廟中參拜。

書籍出版的精益求精

月前，辦了一個書畫展，很欣慰的是頗受參觀者歡迎。當然，「吾人仍需努力」。與此同時，還一併出版了一本以畫論為主的書本，由三聯書店出版。這本書是以書畫為題材，也同時探討文人畫的發展。此外，還以「人生」作思考，談及一些「人生道理」。因此，這本書便來得比較「高格調」了。（有文友、畫友稱之為「高格調」，不敢當！要學習的地方還很多！）

不過，我倒想利用那空間談一些佛學知識，內裡有多篇文章與畫作都與禪學有關連的。作為佛教徒，我正想利用這難得的機會摸索學習，並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指導。此書已在書店發售，日前我在商務印書館書店看到這擺設，甚為「搶眼奪目」，在今時今日做出版是如此艱辛，能有此擺放，十分感激。

今天雖然網上看文字、看書已大行其道，可我還是喜歡拿着一本書慢慢地看，圖文並茂，着迷的地方還可以一看再看。

這個讀紙本的書，不少「讀書人」都喜歡這樣，相信出版書籍這傳統做法，不會因為電子網絡的流行而消失的，它有它的存在價值。

倒是今天出版書本，在內容上更要精益求精，這才有所謂「生存之道」。





「三毫子小說」

在天地圖書公司看到一個書櫃，展出十餘本「三毫子小說」。

原來這是一個「迷你展覽」，把上世紀五十年代一些流行小說展現出來。這小小展覽名之為「落葉飛花：香港三毫子小說藏品展」。很可惜是「眼看手勿動」，都是放在一個玻璃櫃內，看着那些封面而已，可沒有像其他的書那樣供人翻閱。這也沒什麼好說的，距今七十年矣，彌足珍貴。

這些流行小說的出版，風行於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經已終結。

其實也說不上終結的，祇是價錢稍貴了，也獨立起來，完整地以一本專書出版。「三毫子小說」不是專版嗎？有些是，有些則是作為一本綜合性雜誌出版，而它作為該雜誌的重要內容。一個「三毫子小說」大概是四、五萬字吧！也同時造就了後來不少作家，譬如後來成為名作家的劉以鬯，他五十年代也寫過不少這類小說。

筆者屬於「余生也晚」，我祇在六十年代末期才開始寫小說，那時候雖然仍流行這些小說，但價錢已提高到一元五角了。以當年的經濟價值來說，還是頗為經濟「抵睇」的。那些年，這類流行小說的題材，十之八九都是寫愛情，稱之為「愛情小品」亦未嘗不可。與此同時，報章上的小說也大行其道，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報章小說會是整個版面的，可以稱得上百花齊放！

今天呢？連報紙也給人一個「日落黃昏」之感，這類流行小說早已無立足之地。



東與西

我們方塊字，最初的結構是從甲骨文而來。所謂甲骨，指的是烏龜之骨，最原始的中文都是刻在甲骨上的。

我們從造字中看到，好些字都與甲骨——烏龜之骨有關係的，我們的字從象形中來，則像龜殼結構的字形便多了。

「東、南、西、北」？這四個字，如果追溯起來，居然佔了三個與龜殼的形狀近似，——或者是從此中得靈感而來。

「東」，中間那像「田」字位置在甲骨文裡的寫法便好像龜板。

再看，「西」字中間那部分在開始的時候也形象近似，後來才減化開來的。從形狀上說，這個「西」字的下半部分，寫起來像一個鳥巢，不就是告訴你：日薄西山了，百鳥歸巢了。這個「西」字就有這含意。

南與北

這個「南」字，如果你翻開甲骨文來看，它同樣有趣，中間部分像甲骨，而頭上那一「點」，原來真的與烏龜形狀有關，是龜頭的意思。

這個「南」字也像其他文字一樣，隨着歲月的增加字形也越見簡化。

不過，這個「北」字可一直「固執不變」，由甲骨文年代開始，都是以兩個人背對地相對着。開始時是兩個人樣，但到了現在，雖然人樣沒有了，但背對背的形態依然。

再說，這個「背」字原來也與「北」字共用的，後來才分起家來，就好像一個大家族，人多了便要分家，字義的發展也是這樣。